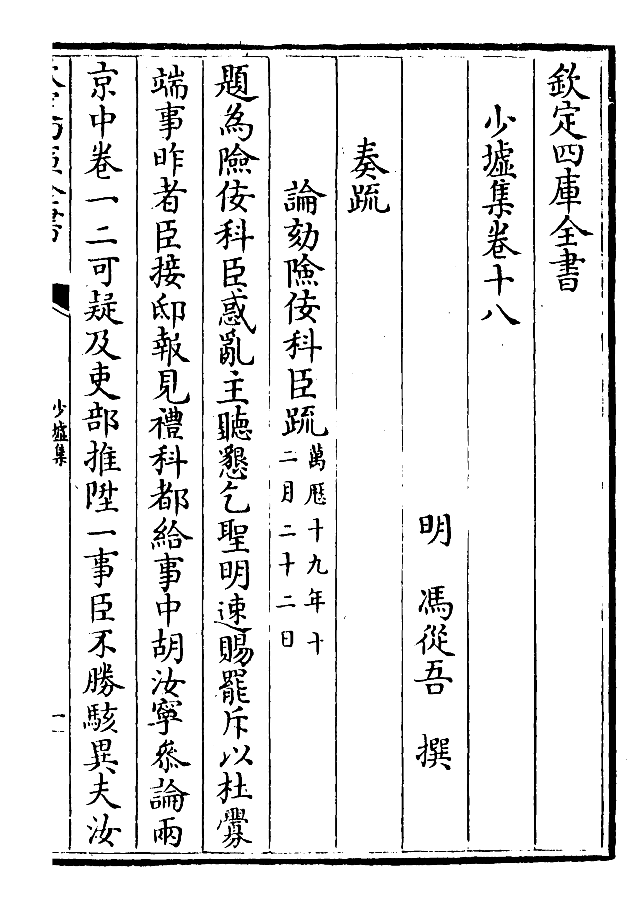


集部



少墟集卷十八

明 馮從吾 撰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萬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主聽懇乞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中卷一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汝

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真為皇上發姦擿伏也臣意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豈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糸論饒伸之疏而謟諛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獺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朝臣鄰咸謂汝

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皇上亦鑒伸無他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瘢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衊汚大典適益重其

叅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敎又揣摩上意為之不知近日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皇上之惑不然何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天朝濟濟臣隣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嘵嘵者非論一汝寧也盖謂汝寧以一小人之言中於皇上故言科場

則皇上聽之言銓臣則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話使君臣上下反覆疑貳是令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獘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裹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

稱快何獨於汝寧過為寛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

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脩朝政疏 萬歷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朝政當脩懇乞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皇

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皇上之静攝深宫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皇上耶抑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意皇上之心不過以為

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

苦舍逸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

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大而難圖皇上試觀丁亥

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

精之效既如彼巳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饑饉薦臻天

變人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

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朝

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况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於麯糵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皇上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

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皇上静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静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皇上禁止章奏非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

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皇上猶然静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朝以荅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

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秘録

萬歷壬辰實維覲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閲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主上幸見納竊以為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時于是此疏于正月十三日上席藳待罪

者旬日而未報迨廿九日聞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不知為誰盖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旲忽有旨傳免矣當辰巳時聞上命一内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而異之會是日為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雲陳

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日之事盖爲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昨日之事盖爲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已而别余喟然嘆曰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際聖明之主而不效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自爲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録而筍存之

請告疏　萬歴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陜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萬歴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内奉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謬叨任使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國恩奈夙病劇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持者輙敢哀鳴于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絶勞役不

能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効于異日而會有宣大之命臣以為馳驅疆埸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强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强繼因勉强而愈增之病至于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尚時㢊

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塲則溝壑徒委補報末由是忍于負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望皇上俯賜矜憫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隮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

至

公移

申飭放闗行蒲臺縣

為申飭放闗引鹽以絶獘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塲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闗方得運往他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闗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没課

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悮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
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壊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洞徹獘
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闗革除積蠧所行極其詳悉深得
拔本塞源之道本院奉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
明實心為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闗不避嫌怨殊沾沾為
鹽政委托得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體更易
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獘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為此

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内事理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隅遲滯如有違例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觧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船戶照例重究招觧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獘竇如果鹽法肅清積獘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叙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獘行五道及二運司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即揚言搜剔由巳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覔船夫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賞且揑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牌發該道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臨一

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官司即便據
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罷力優處如視爲常
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
參究各具遵行過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爲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差奉法
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不知耳未有明
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

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隐忍不言甚非本院革獘初意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按兩院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别項需索情獘該縣仍咨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違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為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案査止

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欽例咎將誰諉揆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夙獘故意耽延不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究但積獘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闗限月内呈掣聽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闗限十二月中呈掣如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為首奸商鎖拏二三名同違玩吏書觧院以憑重

究發遣决不輕貸

剔除奸蠧行蒲臺縣

為剔除奸蠧以肅鹽政事據邉商王承賜等連名揭禀内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濵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驢馱車載堆垛園内舂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為鹽政大蠧叩法嚴行禁毁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

襲為奸壞之已極即今虧損國課壅滯積引已經嚴行
本官于蒲𡉏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為弊不能作
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
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
事理即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
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弊
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
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以致各奸聞風脫

網不便

破積獘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獘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葺各商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獘可釐所有本院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搞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門首曉

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他年故習聿新今日良

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

查考毋得遲違

癸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獘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決裂已

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闕而虛掣補闕其

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

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以乾沒主利即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即有一二不然亦以博鋪牙之齎制為利幾何為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内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目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為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獘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為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獘果有此等夥計即時分夥此等家人即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既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俳佪觀望

故意延遲覬踵弊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為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玆土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查報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

方置有祭田若干畒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官文集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為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盧聞已物故深為世教民風痛悼為此仰州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

銜名後書本官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齋送伊予收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并取回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為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籍棍商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闗應掣商人某人某人春闗除河南鹽

二萬八千有零呈製外其應掣積引邉鹽六萬零某人曽運到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闗應掣商人姓名逐一清查真的備細造册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已曽運鹽到園者為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錄優奬如徃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運者即係無藉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為清理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鵬王克讓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尤為奉法其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脩業等五名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衆棍徒俱應分別懲勸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迎出以示優獎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待鹽全完之日

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五名嚴拏各正身即時

觧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

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

理即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

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辭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為辭也至于圖賤接買尤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而舊者終無疏

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壅閼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獘誠可為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横行夾帶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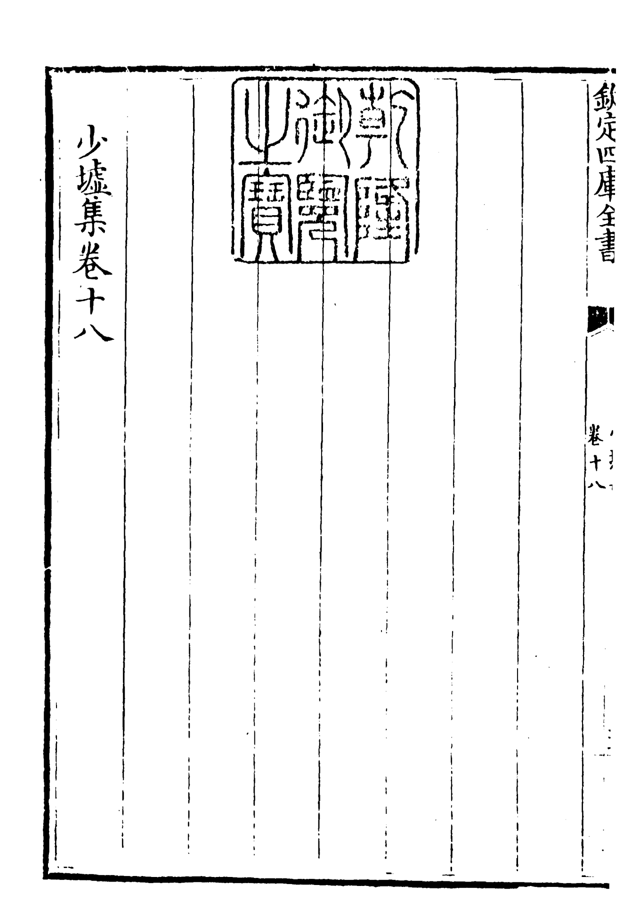
射愈寛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虚掣補闕為之
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
則曰河水淺涸舟揖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輪載則
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
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虚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
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闕豈不甚便誰肯甘
心遲運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顧當事者寛嚴何
如耳該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

鹽規制仰司即便刋刻榜文樹立各塲兩闗榜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毋得展轉以覬虚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國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既屬虚情路上等本當枷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為首路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為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廵歴地方訪得平原

縣隱士石嶽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心性命行誼久
孚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真誠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
高士也合行優禮為此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
平原縣動支堪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
前列本院銜名後書為隱士石嶽立再動銀三兩折羊
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數行過
日期繳查毋違



少墟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爾照

關學編原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撑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横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皇明

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翃起厥力尤難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禄而光禄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

偏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撼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瞻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户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脈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

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騭前哲庸嘵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于静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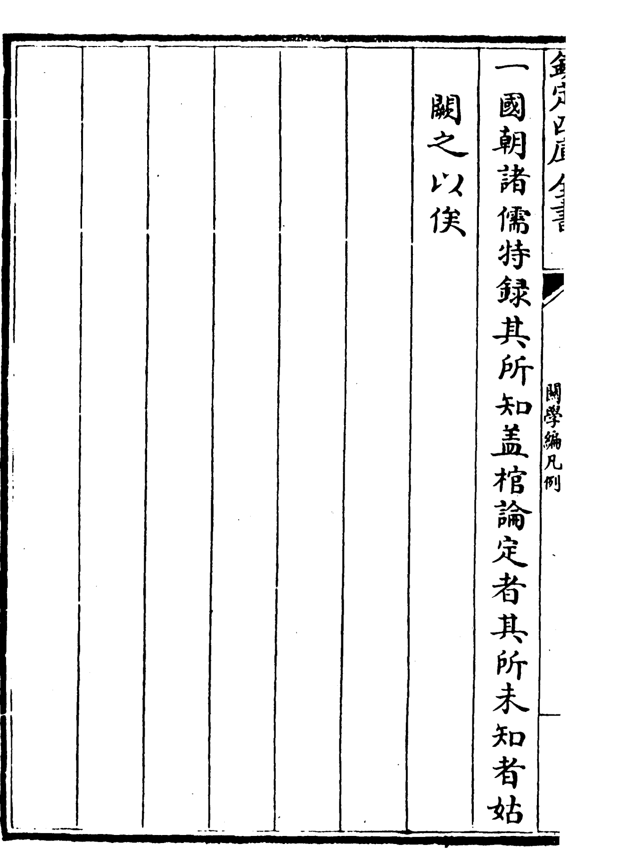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横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十五仍舊至國朝諸儒中多借妄論著文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録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于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鄄城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贇贇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樂歷世明祀少梁寵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衰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

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

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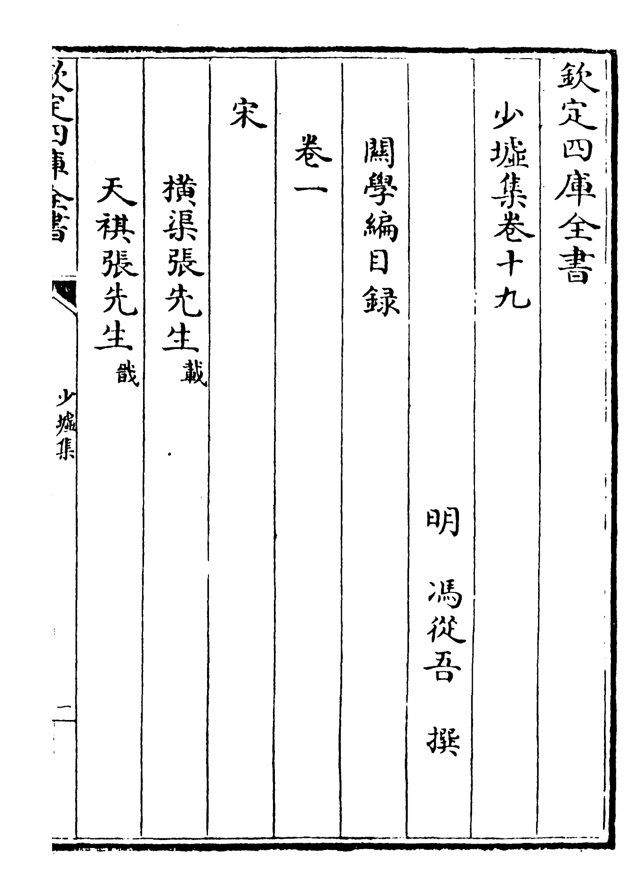
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

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

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 家語壤作穰 史記從作徒 秦人 一統志 西安府 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邽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賛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少墟集卷十九

明 馮從吾 撰

關學編目録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戩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 奐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 恭懿

維斗蕭先生 𣂏

伯充呂氏埊附

寛甫同先生 恕

從善韓先生 擇

大器張先生鶚　柳之張氏鉞附

介菴李先生錦　仲白李氏錦附

思菴薛先生敬之

平川王先生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柟

谿田馬先生理

少墟集卷十九

明　馮從吾　撰

關學編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

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

其告其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敎命出雖
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
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
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名對訪
問上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上
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
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

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横渠横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

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朞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吕微仲大

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名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

其恬于進取乞加贈郵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甞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甞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祗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聞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
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闗
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
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
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
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
右曰訂頑曰砭愚巳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

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

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

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諡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横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陜州閺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陜州靈寳渠州流

江懷安東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陜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冠盜倍蓰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寛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敎喻使無犯法閭名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名邑之高年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還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

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
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
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章十數
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
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
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學自公安
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
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

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
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
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
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
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
生力為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
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篤行不苟為

一時師表横渠先生甞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為二張云

進伯吕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為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為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祕書

丞僉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
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為
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
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
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
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
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
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

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馬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從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從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為州僉判初呼狀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

則不可令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
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為臺官有
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
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
吾不敢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
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
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
四人皆為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

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甍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侯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禄仕

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為諸王宫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

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
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
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
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横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
門事業為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横渠為同年友
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横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敵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寥無
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

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襄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䘏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

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横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説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説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

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顔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為令甲

與叔吕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廕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别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横渠張先生游横渠

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

作克已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

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

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倈勝私窒慾昔焉

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

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理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横渠說甚固每横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

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録録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録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横渠張子

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復於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宮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

布衣名為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焞言為然先是横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熈寧九年横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録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録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名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

鎮秦州元祐初名為太常少卿改光禄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争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寳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横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

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横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
横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
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
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
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
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
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

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説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説而善發其藴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

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濵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畧時事則纎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録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當書為華

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

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闕）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

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説潛心伊

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

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

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鐵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

先生吴榮叔迥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鄠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

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名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人無事二家齋

醼引觴大噱命門人員擇載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諡文憲先生博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為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闗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

為乃以子妻之燧後為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為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槃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比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閭復嘗稱之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

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㢘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閑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搢紳與父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

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名先生不至魯齋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曰于右丞相安圖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

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通勞其遠來旣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獘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趍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恂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歷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

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説盖異
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名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
士領太史院事名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名皆辭疾
不行三十一年辛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
為友一過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
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朱文公家禮盡
祛桒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奠歸語
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

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

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

維斗㪺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

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

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

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

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

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茍三綱之淪我絛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禄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潜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𣂏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

不凡長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自城暮歸者途遇冠詭曰我蕭先生也冠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

遺敘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
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陜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
其家具宴為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
其為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
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
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
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宫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
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宫東面

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名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厲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

劉因京兆蕭斢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户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豫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于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

諡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术魯翀為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塈字伯充其先河内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馬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為祭酒舉為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為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

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為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

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賛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

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先生𣂏

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椝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凌節勤苦

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名之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緦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已無益故其答諸

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

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

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

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𣁽弱冠從同

寛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

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輙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瑁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

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惓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則荒古聖賢皆以驕情為戒况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貲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少墟集卷十九